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

六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術

○中類

論未發已發之旨

與南軒書

此篇以良心之發雖見於日用而寂然本體則未嘗不在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未發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理而幾微之際一

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格亡之哉故雖泊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格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

夫夫  
本真  
隨處  
發見

周子  
之說



不發矣

按此篇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未耳  
下篇同此

再論已發未發之旨

與南軒書

此篇以天理無停住發與未發接續無間

龜山  
中庸  
之疑

熟玩  
中庸  
未有一  
字便疑  
是疑

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乃知尚有認  
為兩物之蔽深所欲聞當時乍見此理言之唯恐不親切分  
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  
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有  
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淺深之  
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所論龜山中庸可疑處鄙  
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以心驗之則  
中之體自見亦未為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  
之可言今看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  
之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  
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  
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  
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  
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  
亦微有隔截氣象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  
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  
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又矣  
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按此篇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大乖矣所疑語錄皆非是  
後自有辨說甚詳故併錄之

論中之用不同

答張南軒

此書因南軒論狀性形道不同答之以二程之說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然程子  
 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  
 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  
 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  
 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  
 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  
 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  
 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知道之實也只此亦  
 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  
 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形道之實  
 則為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道理  
 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

再答南軒在中之說

是年癸巳冬南軒書來答之

此段謂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形之於外

在中之義來喻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  
 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畧其所未曉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  
 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  
 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  
 即物無不有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  
 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  
 但能反之則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謂以道言之則無時  
 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

中在

中在

未發  
中對  
已發  
時在

以發  
以中  
以事  
以言  
以時  
以中

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裏  
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為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  
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觀夫此心  
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  
舍存亡出入之云耳

論周子言中之義

荅陸子靜

此段謂中者有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  
者而其顯與中庸相矣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  
發用其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躰未發無所偏倚者  
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  
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為不  
誤老兄本自不信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  
而反為不改之過乎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  
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向內而取正故因以  
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  
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  
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為古又况其間但有以極訓  
中至於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為中乎

論堯舜禹子莫執中之異

荅何叔京

此段謂善端可求中體難識能明善則中可得而  
識矣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夫未嘗盡程子

無中

中言擇善而不中

學於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  
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  
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待欲求夫  
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  
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  
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  
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  
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唯明善則中可得而  
識矣

再論堯舜禹子莫執中之異

答宋深之之源

此段謂聖人之學不待權衡輕重而常適於中

三聖中則其法中則其法中則其法

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  
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  
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揚朱之深兼  
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一著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  
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與  
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存以  
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  
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人之輕重而時措之  
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中和類

論中和已發未發之旨

荅林擇之用

此段謂未發之謂中發而中節謂之和

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比自得真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体也

論中和時中之義

荅林擇之

此段謂未發之中以全体而言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着一偏之患亦未有通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着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无不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体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体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昏指本体而言若呂氏直以率性為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為道之所由出也失之矣

伊川曰不偏之中

爭物未接可謂之中發而中節可謂之和



論中和性情之義

荅林擇之

此段謂情之未發性也乃所謂中性之已發情也則所謂和

性之未發也寂然不動者此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達道者天理之主宰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正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論中和體用之異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此段謂寂然不動無過不及故謂之中感而遂通

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自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覺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

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

致

致中  
如何  
皆得  
然不  
動和  
致和  
使人  
觀感  
而化

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  
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書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  
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  
人道莫如敬未有致仕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  
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  
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  
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  
事為之間亦為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  
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  
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  
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  
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  
不審諸君子以為如何

論致中致和之義

答李時可

此段謂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  
所論中和兩段大意皆是但前段說得新民意意思太多致和  
動猶可如此說若致中却如何得天下之人皆如吾之寂然  
不動而純亦不已耶只是自家有些小本領方致得和然後  
推以及人使人觀感而化而動天地感鬼神耳自其已成而  
論之則見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各有脈  
絡潛相灌輸而不可亂耳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十一



新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十二

○忠恕類

論明道伊川之言不同

答張南軒

此段以明道就人分上分別淺深伊川就理上該貫上下

忠是已  
恕是己

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遠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之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已恕只是推已但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聖人雖不待推恕由及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

伊川  
明道

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又看方好故非以於玩索者不能得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

再答強恕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

強恕而行臨事時却為私利之心奪不強則無以主恕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是理物欲盡者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是強恕而行者

論忠恕一貫之旨

答范秘閣

不強  
無以  
主



此段專一發明曾子之說

胡文書中復主前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着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其切謂此語深得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忠恕蓋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聞子貢說吾丈猶未以卑論為然敢復其說如此幸垂教其是非為某頃至延平見李愿中文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以其所見諭之而已豈有二言哉某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

論忠恕有二之說

荅范秘閣

此段論忠恕二字於聖人分上無非極致

某前書所論心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為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忠恕為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為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為一也非不能合也蓋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即推近以為遠始倚一偏終必乖矣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為不一也蓋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以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為二然核其所以為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間曲折可以無疑矣若夫曾子所言發問一貫之旨某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某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宋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

既無內外遠近

聖人之言

曾子發明一貫之旨

子思指示學者入德之方

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為粗迹也此語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為無形以日用忠恕為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其之愚實不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為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

論曾子答門人之說

登祀秘閣

此段謂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

忠恕二字最切

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一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遠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被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宜有所隔閡哉

論忠恕體用之說

曾子所言則以聖人

答柯國材

此段謂忠恕便是道之全體

承喻忠恕之說其詳舊說似是如此近因詳看明道上約諸  
公之說却資舊有病蓋須認得忠恕便是道之全體忠體而  
恕用然後一貫之語方有落處若言恕乃一貫發出又却差  
了此意也如未深曉且以明道上蔡之語思之反復玩味當  
自見之不可以迫急之心求之如所引忠恕篤欽以下尤不  
干事彼蓋各言入道之門求仁之方耳與聖人之忠恕道體  
本然處初不相干也

論盡已推已之說

答林擇之

此段謂盡已推已皆是賢人之事若聖人之忠恕  
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

萬兄向論在中之說甚精密但疑盡已便是用此則過之大  
抵此盡已推已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待見體  
用之意盡已是体上工夫推已是用上工夫若聖人之忠恕  
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又何盡已推已之云哉

○仁恕類

論子貢仁恕之說

答馮作肅

此段謂欲立人欲達人仁之事能近取譬恕之事  
但看伊川先生解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  
仁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可勉而能仁則非  
子貢之所及此意極分明矣博施濟衆之問與此語先後不  
可考疑却因能近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  
其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

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怨之事也熟玩文  
意似當如此然諸先達未之嘗言未知是否幸試思之

論性中未有孝悌之名

荅范伯崇

此段謂性中只有仁而無孝悌但孝悌在其中發  
出來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易嘗有孝悌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  
差了一即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中別有一物名  
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  
了孝悌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與仁  
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悌也仁所包攝不止孝悌凡  
慈愛惻隱之心皆所包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

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桐楫棘非有彼而  
無此也伊川又云為仁以孝悌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  
也論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天下之美本之類是也此皆要  
言細思之則自見矣

論孝悌忠怨之說

荅曾無疑三異

此段謂孝悌忠怨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  
義理表裏通透方是活物

孝悌忠怨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  
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為先如所謂入則孝  
出則悌忠怨遠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于神明光  
于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  
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孝之道必以終

之則  
極言  
常行  
人之  
則

性中  
只有  
仁義  
禮智  
易嘗  
有孝  
悌來

物致知為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  
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  
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一以  
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信雖只是此一事然須  
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  
然便只是箇死底字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  
免但為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

論臣子忠孝之說

荅張南軒

此段謂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為子必孝為臣必忠不可易也羅先生  
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說得之四體不言而喻無人  
說與他他自曉得

又云或曰不慈子不可以不孝

無不  
長不  
父母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十一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十三

前集

○敬類

論程子言敬之說

答李子能九宗

此段謂涵養須是持敬

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字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孝解亦說得此次第分明近思必已

明時大

論就竟處加持敬之功  
答何叔京

心以眼

此段謂孝者當就竟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竟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鄉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竟而操之之際指其竟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切謂正當就此竟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竟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竟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論無一事不敬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謂人當於動靜語嘿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畧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

容貌

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嘿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遍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嘿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所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着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覓矣

論持敬寡慾之義

谷程允夫

此段謂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為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工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致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眾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若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是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為飛魚躍之間則非安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夫

則自

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身信  
及耳欲信得及捨持敬窮理則何以哉

論敬而毋失之義

荅胡廣仲

此段謂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是真實下功夫處  
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真實下功夫願於  
處日用語嘿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覺得  
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  
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  
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  
學之序持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  
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其所施則未知  
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  
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  
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攷其言而以  
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論近世學者欠持敬工夫

荅林擇之

此段謂敬者不可專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  
容貌詞氣亦合加工

此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令合下交却持敬工  
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  
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  
何異上蔡說便有此病了又况心慮差忽未必真能存得如  
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  
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常

孟子

天理

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細  
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  
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久初直  
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箇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  
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論敬字通貫動靜之義

杏林擇之

此段謂敬字通貫動靜

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  
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  
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通貫動靜敬立義  
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論直內主一之敬

杏揚子直

此段謂持敬之說須用熟味整齊嚴肅儼威儀格  
言語則表裏如一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儼威儀格言語動容  
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  
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  
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  
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夫抵身心內  
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嘿  
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  
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  
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

不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握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  
不美之失是則其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  
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際息之停哉  
論程子周子言敬之說

答余正甫

此段謂方其無事固是敬及其應物亦是敬須貫  
動靜看方得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  
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  
敬儼若思矣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  
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習中無事而自和  
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習中無事非  
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  
後此可見矣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者此言既  
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  
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才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  
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  
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  
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  
行之之難亦不致諸此而已矣

論立敬致知之義

答徐元敏

此段謂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進學之功  
抑又聞之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  
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  
冥冥之中矣

論存養在敬之說

程子養觀說

此段論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敬義類

論程子敬義夾持之說

荅余正叔

此段謂敬義工夫不可偏廢

示喻已悉前日所論正為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着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

知前中  
其心  
動上  
求靜  
良之

敬義  
以

全獲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  
逐末正發兩處用工交相為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  
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於  
此實下工夫使純熟便自見得也

論敬義直内方外之說

荅程允夫

此段謂敬以養其心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  
是之謂義

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  
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  
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  
易言學

○誠類

論呂氏誠者理之實然之說

荅林德久

此段謂誠者言實有此理

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此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呂  
氏此說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者也  
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  
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  
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此條誠字援引不一使學者  
不能曉當稍分別之

論反身而誠之義

荅林德久

此段謂應接事物不可勉強偽為也

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身而實有是理如仁義忠孝應接處

不自欺

物之理皆負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偽爲也此是見得透信得  
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  
勉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勉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  
天理之公也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十三

前集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十四



知類

論孟子知覺之說

答胡廣仲

此段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

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痒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智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知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入也憤驕險薄豈容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弩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如上蔡詞氣之間亦微少些小溫粹恐亦未必不坐此也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為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為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為學之要耳

論齋是知之用之說

答游誠之

此段謂齋者心也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自然本心不昧不待致齋而無不齋矣

示喻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實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功夫尤見其為尸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齋者亦心也今以齋求心以齋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擾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

知覺

知覺

知覺

知覺

生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  
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  
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  
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  
見矣若以各義名之則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知之用界分  
脈絡自不相闕但仁統四德故人仁則無不覺耳然謝子之  
言侯子非之曰謂不仁者無所知覺則可便以心有知覺為  
仁則不可此言亦有理請試思之

論惻隱非出於覺之說

答游誠之

此段謂功夫用力處則在敬而不在覺耳

仁覺之說前書已詳報矣此書所喻惻隱似非出於覺者此  
語甚佳但所謂覺之一字未必不佳者鄙意亦非以覺為不  
佳但謂功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  
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為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  
所喻從前馳騫之過此非明者不能自知甚善然既自知之  
則亦自改之而已他人不得而與也窮理涵養要富並進蓋  
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  
奧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

論程子謂知覺言仁之非

答何叔京

此段謂知覺言仁只說得仁之用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見二十四卷蓋以知覺言仁只  
說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却說得仁之用平正  
周備也

論知行先後之義



隱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  
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  
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  
後可行則夫事親性比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  
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峯作  
復齋語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  
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驟之則有所  
未安耳

論大學格物致知之義

答潘文叔友文

此段謂大學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  
自然之理

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

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  
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際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  
光影便是天命全體也

○格物類

論格物先後緩急之序

答陳齊仲

此段謂格物先要講學窮理豈特存心於草木器  
用之間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  
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  
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論講聖言通世  
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  
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喻似未看破此處病歟

格物  
須有  
緩急  
先後  
之序

本心  
無所  
不照

惑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不可不察

論格物當先涵養

荅林擇之

此段謂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至大學只從格物做起

二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深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觀今日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論格物致知皆先涵養

荅林擇之

此段謂古人自幼便做工夫涵養將去自然純熟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已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又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二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

論物則形下形上之義

成德節用

致知格物

不窮其理之性正命

既明之必

答江德功

此段謂格物必至於物理之盡則吾之知識貫通無有蔽礙

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於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而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之說然也

窮理類

論窮理不必深求之非

答連嵩卿

此段謂窮理未深則不知所行之可否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然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幸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謂見聖人日間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謂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出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真行而已雖使成中君子不貴也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衛卷之二十五

前集

○天理人欲類

論天理仁義禮智之總名



答何叔京

此段謂天理是仁義禮智總名仁義禮智是天理  
件數

總之中又有分別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  
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  
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  
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  
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  
天理之件數更以子好學論首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  
即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而自明矣

論天理人欲之異

答胡廣仲

此段謂天理與人欲為消長善與惡為盛衰  
切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  
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  
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  
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二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為對矣  
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

論人心私欲之蔽

答吳晦叔

此段論都無人欲才方純是道心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

下力

本原

之義

天理

源未發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  
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謂  
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  
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  
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  
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必  
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  
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惟夫純  
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乃  
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前  
書云即人心而識道心此本無害再作此書志記本語故復  
辨之耳

論理欲係義利和正之間

荅陳同父

此段謂但反之吾心則理欲自見

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石印王伯之迹但反之於  
吾心義利和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  
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欻然於規矩準繩不  
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育莫能奪也是  
豈才能血氣之所為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  
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  
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  
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  
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下知有仁義之可惜是以  
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又遠  
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



能非人

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論感物而動性之欲

谷何休

此段專論心君宰與不宰有情正情溺之異

經書中所說欲字以鄙意所見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乎偽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若夫所謂可欲之謂善蓋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之所為宰者也要當默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誨也

○克己類

論己私當克之義

谷陳明仲

此段謂己者對物之稱故當克之而復於理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為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為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為非其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為己而就此起計校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己

乃是已

本心者之物

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論克己之功不可廢

荅呂恭父

此段謂克己工夫切中學者空言遙度之病

所論克己之功切中學者空言遙度之病然向來所論且是大綱識得仁之名義氣味今有下落耳初不謂只用力於此便可廢置克己之功然亦不可便將克己功夫占過講習地恆也中間有一書論古人小學已有如此訓釋一段甚詳幸更致之然克己之誨則尤不敢不敬承也

再荅講學克己之說

荅呂恭父

此段謂程子涵養進學之說為是

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功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功夫以踐其實使有以負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為無病矣

論孔子克己復禮之說

荅胡季隨

此段謂藉此排之未得用上要領處

所喻克己之學此意甚佳但云藉此排之似是未得用上要領處近讀知言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為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

克己之學

涵養

克己

獨幼夫要切處亦在為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論克己須見得一切道理

荅杜叔高

此段謂不但去輕躁二字

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  
日用之間一言一動回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  
根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

不是  
天理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十五

前集





